

“连城读书网”

三千万点击超人气大作

一对人间龙凤逐鹿天下的不朽传奇

凤皇天下

FengHuang
TianXia

长篇
小说

杨颖
◎ 著

1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凤皇天下¹

一对人间龙凤逐鹿天下的不朽传奇

杨颖◎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凤皇天下. 1 / 杨颖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5.3

ISBN 978-7-5155-1200-6

I. ①凤…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26091 号

Copyright © 2015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凤皇天下 1

作 者	杨颖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1200-6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CONTENTS

001	棺材	1
002	噬尸	13
003	京城	25
004	月色	42
005	伤痕	56
006	琴音	71
007	焚心	78
008	中秋	91
009	真相	102
010	绿萝	122
011	回京	131
012	王府	142

目录

CONTENTS

154	013 廷争
161	014 生辰
174	015 下毒
188	016 破阵
205	017 出逃
223	018 神医
229	019 天命
243	020 进宫
252	021 遇劫
280	022 回庄
291	023 绿梅

001 棺材

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当今便是东煌、北越、阇琊三国鼎立之势。三国之中，东煌、北越实力强大，分据南北，以沧河为界，长期对峙。阇琊则凭借云岭天险，偏安西南。中原大地在长期战乱之后，又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乌木镇是位于东煌境内的一个小镇，山环水绕，小桥人家，炊烟袅袅，一派安宁祥和气象。该镇虽小，却是通往京城云州的必经之地，过往行人常在这儿歇脚，久而久之，便形成一条繁华的街道，客栈酒肆林立，商旅熙来攘往，煞是热闹。

六月十二日傍晚，街上最大的一家永福客栈，紧闭了一天的大门突然“吱哑”一声打开，孙掌柜走出来，面带焦虑，朝远方望了望。一轮血色夕阳正朝着地平线坠落，火焰般的晚霞渐渐被暗黑的浓墨吞噬，只剩下一抹惨淡薄凉的残红，恍惚间，竟似带血的影子，隐隐有不祥之兆。

他眼皮不由自主地跳了跳，抬腿正要回店，忽闻“扑棱棱”一阵乱响，愕然回首，却是群鸦惊飞而起，纵身飞向远处，发出令人心悸的叫声。然后，就见夕阳将坠处、黄沙弥漫中，踉踉行来一群人，个个披麻戴孝，抬着一口黑漆大棺材，旁边还有人漫天洒着纸钱，死者家眷蹒跚地跟在后面，边走边掩面哭泣。

风起，满天纸钱纷纷扬扬，似染了阴森鬼气的碎雪，呜呜咽咽的泣声，如幽魂在飞扬的尘沙中冰凉地游走，令人油生寒意。

孙掌柜心下一紧，转回客栈，方要关门，却见这群人竟直直地朝客栈走来。正惊疑间，就见一个穿孝服的中年男子走上前，行了个礼，道是护送亡父棺材回乡，现在天色已晚，想在客栈借住一宿，恳请掌柜行个方便。孙掌柜心头一颤，拒绝的话尚未出口，便见男子右手一晃，掌中赫然有一枚黑铁龙纹令牌。他愣了愣，旋即满脸堆出笑容，将这群人恭恭敬敬地请进屋，亲自插上了门。

原来这客栈是青龙帮的一个暗桩，该帮帮主乃现任武林盟主张天化。此人本是武林世家出身，再挟盟主威名，成立了青龙帮，生意遍布黑白两道，高手如云，俨然已成为武林第一大帮派。孙掌柜日前接到总坛的飞鸽传书，知道今日有趟极重要的镖经过此地，必须确保万无一失，是以他一早闭门谢客，专等这群人到来。

这些人进了客栈，把棺材小心翼翼地放在大堂正中，方松了口气，纷纷卸下孝衣，露出里面的一身劲装。天气委实太热，里面的衣裳早已湿透，空气中充斥着浓烈的汗味。

众人边擦汗边大声嚷着要水喝，孙掌柜忙叫儿子孙健把茶端上来。有几个认识孙掌柜的，跟他打了声招呼，孙掌柜见这几人都是帮里第一流的好手，其余的虽没见过，但个个虎背熊腰，眼中精光四溢，瞧那精神气度，显然功夫不在他们之下。

且说这些人都是有名有号之辈，平日里纵横无忌，少有人敢撩其虎须，更从未见过他们如此乔装打扮、藏头藏尾，莫非押的这趟镖竟然十分凶险不成？

孙掌柜正在心下忖度，就见绰号“赛张飞”的林豹把孝服往地上一摔，露出一身铁打似的黑肉，扯着嗓子嚷道：“这趟镖真他娘的憋气，倒不如真刀真枪跟对方干一架，也好过像现在这样当缩头乌龟！”

“整天只知道打架，似你这般莽撞，失了镖你能担待得起吗？”说话的是“小诸葛”李冬青，此人素有智谋，最瞧不起林豹这种一身蛮力的大老粗，是以两人向来不对盘，有事没事都要斗几句。

听他话中有讥讽之意，林豹鼓起铜铃似的眼睛，不服气地瞪着他：“凭咱们这些人，还用得着怕谁？”

“就凭你？”李冬青眉毛不屑地一挑，冷笑道，“一身蛮力，有勇无谋，有头无脑。”

“你——欺人太甚！”林豹涨红了脸，炸雷般大喝一声，提起铁拳虎虎生风地朝他猛攻过去。李冬青冷哼一声，手中银扇一张，扇面一只银狐咧嘴狞笑，似要择人而噬。他手腕灵巧翻动，霎时弧光飞旋，幻出万千银光。

这两人都是帮中一等一的高手，偏又都是不服输的性子，此时倾力相搏，威猛的真气汹涌激荡开来，周围众人无不觉得劲风扑面，衣角自扬。

空气中传来阵阵闷雷般的响声，是真气接连撞击而成，这两人尚未真正交上手，但散发的劲力已令人不敢小觑。众人暗自着急，却又束手无策。

谁有那么大本事，能阻止两人的倾力一搏？

孙掌柜吓得闭上眼睛，暗自叫苦，自己店中这些桌椅板凳，待会儿只怕就要粉身碎骨。

眨眼间，林豹的拳头已攻到李冬青面门，却突然凝滞不前，仿佛前面是堵高墙，任他面红筋涨，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前进不了半分。

李冬青的扇子也是一样，银光骤然消失，扇上的银狐像被人施了定身法，一动不能动的样子，颇有几分滑稽。

众人一时目瞪口呆，林、李二人额角已淌下汗来。

天气热得几乎要爆炸！

突然，一阵清朗的笑声悠然而起：“今儿天太热，两位兄弟先喝杯茶，去去火气！”

这声音宛若朗月破云而来，又似流水过玉盏，清越动听，还带着一丝说不出的闲淡清贵，竟不似江湖草莽，倒像个养尊处优的贵公子。

然而众人却齐齐一震，林、李二人更是脸色大变。

但见烛光一晃，桌上的两杯茶突然齐齐跃到空中，径直朝两人飞去，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托着，竟平稳得连一滴水都没溅出来，到了两人头顶，悬了一瞬，杯身突然倾斜，两道银白水线倒垂下来，林、李二人不敢怠慢，忙不迭地张嘴接了。

一杯茶喝完，那杯子方才从空中落下，正好掉进两人摊开的掌中。

横在两人之间的真气跟着撤去，他俩又可以行动自如，但就算借了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动手了，小心翼翼地捧着杯子，上前两步，冲座上一位黑衣少年单膝跪下，低头诚惶诚恐道：“谢少主赐茶！”

少主，莫非他就是帮主的义子肖阳？

孙掌柜蓦然一惊，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偷偷打量起这位如雷贯耳的少主来。

却见对方年纪也不过二十来岁，面容坚毅，剑眉如峰，朗目若星，并无少年得志的轻狂，而是英气内敛，气度沉稳，像一柄装在鞘中的利剑，锋芒虽掩，却总让人觉得危险，因为你不知道何时这柄剑就会架在自己脖子上。

这柄剑到底有多锋利，没人敢轻易尝试，因为试过的人全都死了！

“追命修罗”的大名，早已是江湖上许多人的噩梦，但也有更多的人，将他当神一样崇拜。

然而，却没有人真正清楚，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就像此刻，在孙掌柜眼中，他明明温和无碍地坐在那儿，悠闲自得地喝着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但偏偏所有人都低头、垂手，不敢妄动。屋内沉寂得令人心慌，那种无形的压力，令孙掌柜心中也阵阵惊跳，冷汗不知不觉就冒了出来，暗忖道，只怕连老帮主，也未必能让这些人如此顺服。

“属下教导无方，请少主恕罪！”另一位中年男子俯身对少年赔着小心道。孙掌柜认得他正是帮中坐第五把交椅的张毅总管，这位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在那少年面前，竟也似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一盏茶饮完，肖阳方慢慢放下茶杯，目光从众人脸上一一扫过，微微掀起嘴角，笑道：“这些日子，委屈大家了。”

“不委屈，不委屈！”众人忙不迭地摇头。

林豹已是满头大汗，热辣辣的汗水模糊了视线，也不敢去擦。肖阳目光似有若

无地从他脸上掠过，又道：“这次委屈众位兄弟如此装扮，也是情非得已。临行前，义父再三叮嘱，此镖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切不可大意！义父待咱们恩重如山，现在他有难，咱们少不得豁出命去，也要护得此镖周全。只不过敌暗我明，路上多次遇伏，折损了不少弟兄，若不出此下策，恐难顺利抵京。是以还请各位少安勿躁，肖某在此谢过大家！”说罢，站起来团团一揖。

众人皆受宠若惊，纷纷还礼，连声道：“少主不可如此！”

“少主英明，若非少主妙计，咱们也不可能顺利来到此地！”李冬青声如洪钟，不屑地瞥了林豹一眼。

众人你一言我一句地跟着附和，林豹黑脸隐隐透出红色，愧疚道：“属下知错，往后全凭少主吩咐，绝无二话！”

肖阳微微一笑，抬了抬手：“两位请起，自家兄弟还客气什么。”

“谢少主！”林、李二人如蒙大赦，刚刚站起身，又听肖阳道：“都是自家兄弟，动辄拳脚相向，未免有伤和气。旁人见了，还只道青龙帮俱是些好勇斗狠之辈，岂不有损本帮声誉？”

两人又都同时悚然而惊，低低垂首，毕恭毕敬道：“少主教训得是！”

肖阳不再理会他们，转而望向众人：“还有三日就到京城，交了镖，赏金定不会少。到时候我请大家去最热闹的春满楼，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肉，叫最漂亮的姑娘，也好散散这些日子的窝囊气！”

众人都眉开眼笑，纷纷称是，沉闷的气氛一扫而光。

孙掌柜看在眼里，心中叹服，此人当真驭下有方，难怪帮中人提起他来，皆敬慕有加。这一番恩威并施，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怎不让这些人甘愿为他卖命？

只是，肖阳武功盖世，又有这些高手护镖，他还会怕谁？是谁如此厉害，逼得他们不得不乔装？孙掌柜百思不得其解，却也不敢多问。

酒菜端上来了，大家推杯换盏，说些江湖逸事，倒也热闹。

天色已晚，大堂中掌上了灯，暑热依然未散，窗户大敞着，可以看到幽蓝深远的天幕，一轮皓月高悬于空，含风敛云，孤傲绝尘，洒下万千清辉，明亮得几乎叫人惊叹！

地上树影斑驳，纵横交错，沙沙作响。大堂上的说笑声却渐渐低了下去，零星响起几句，也似带着某种神秘、激动和压抑的意味。大家似乎都已酒足饭饱，许多双眼睛不时偷偷地瞟向肖阳，后者沉毅的面容在昏暗的烛光下显得有些模糊，看不清晰端倪。

仿佛过了很久，其实也不过是蜡烛燃掉一段指节那么长的时间，他终于放下酒杯，清锐的目光自众人脸上掠过，嘴角缓缓拉出一个弧度，仿佛有些似笑非笑的微

讽，却又浅淡得像夜晚的风，很快就消失无踪，又恢复了止水般的平静。

他微微侧首，坐在身旁的张毅忙倾身靠近，然后便见他棱角分明的唇开合着，吐出两个字——

“开棺！”

这声音并不大，却像静夜惊起了一只鸽子，众人心中不约而同地一荡。堂上顿时鸦雀无声，二十几双眼睛齐齐望向棺材，除了抑制不住的兴奋跟期待之外，竟然还有深深的忌惮和戒备。

众人为何会露出这样怪异的神情？

棺材中装的到底是什么？

烛灯的火苗忽上忽下地跃动，幢幢人影也跟着时明时暗，晃动不已，仿佛一个个起舞的幽灵，但众人分明端坐如石像，紧张地注视着张毅的一举一动。

张毅带着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撬开棺材盖，燃起薰香。孙掌柜认得那是还魂香，若有人中了帮中秘制的迷药，便用这香将他唤醒。

一缕青烟袅袅，忽散忽凝，飘摇如雾。忽闻几下铁链碰撞的声音，很轻很轻，却那么清而脆地钻入耳中，恍若远山传来的微风拂过屋檐时风铃的清唱。

这声音一响起，其他的声音便骤然消失了，挤满了二十多个人的大堂，寂静得连呼吸声都似有若无。

屋内变得更加闷热，几乎能听见汗水沿着紧绷的肌肉一滴一滴滑落的声音。几十道视线齐刷刷地盯着棺材，像几十根锐利的钉子，仿佛要穿透外面的木头，一直钻到里面去。

然后，就看到一只手，一只纤美如玉的手，慢慢搭在了棺材边上。

那只手看似柔若无骨，仿佛悬崖边上一朵小白花，弱不胜风，娇怯动人。白皙得近乎透明的纤指，在灯光下流转着珠玉般的光泽，衬得阴森的棺材也明亮了许多。

正惊异间，里面已缓缓坐起了一位白衣少女。

她一出现，堂上的灯火顿时都暗了几分，所有的目光却同时变得灼亮。

天地之间的光芒，仿佛全都聚集在她身上。

灿若晨曦梳破云霓，皎如月下涓涓清露，冷如雪底暗香婉约……

天地清幽，月色如水，晚风轻轻从窗外吹来，带着隐隐的花香，拂动纯白的衣袂，扬起长长的青丝，飘然若仙，又妖娆如魅……

所有的忌惮和戒备，都像风中的清雾一般消散了，只剩下心动与迷醉，就像一个畅饮了太多佳酿的人，醉倒在一片银白无瑕的月光下。

孙掌柜突然觉得自己衣服太油腻，脸上皱纹太多，手足太粗笨。别人也是一样，连林豹都不由自主地扯了扯皱巴巴的衣襟。

在这样的女子面前，似乎没有人能够不自惭形秽。

唯一例外的只有肖阳，他的神情依然淡漠，修长的手指慢慢转动着酒杯，若有所思的样子，幽深的双眸，带着一抹夜色的清寒，以及某种神秘不可揣度的缥缈。

那少女从棺中迈步出来，虽然手脚被一条长长的铁链锁着，却依然体态轻盈，一步一袅，皆若飞鸿转羽，曼妙无比。

无视周围灼灼的目光，她神情自若地走到桌前，看见杯盘狼藉，蹙了蹙秀眉，径直走到另一张空桌前坐下。秋水般的眼波四下一扫，在孙健身上转了转，突然展颜一笑，刹那间，仿佛万花齐放，明艳夺目，在这幽深的暗夜里，摇曳的灯火下，那种倾城绝代的光华，犹如绚烂的流虹，惊空而来，不可阻挡！

孙健虽非好色之人，此时却也禁不住心动神摇。耳边听到她清甜柔美的声音，仿佛天湖上飘来的一缕莲香，浸润入似水的月色，惹得心中浮荡缥缈，恍惚之下，竟没听清她说的是什么。

见孙健痴怔的模样，少女微微抿唇一笑，似已习以为常，又说一遍，方才明白是叫他重新上菜。

孙健连忙应了一声，抬腿就向厨房走去。刚走几步，忽听老父咳嗽一声，方才省起少主还未发话，自己竟然擅作主张，不觉十分惶恐，忙回头望去，却见肖阳微微颌首，这才松了口气，径直往厨房准备去了。

不一会儿，端上四菜一汤，少女每样浅尝了点儿，便放下筷子，似乎没什么食欲。她拿调羹轻轻拨拉着碗中的饭粒，长长的睫毛低垂着，在烛火的光影间如蝶翼轻拢。半晌，漫不经心地问：“这儿是什么地方？口味这样重，跟我平日吃的都不一样。”

孙健赔笑道：“姑娘，这里是乌木镇，已到镇江地界了。”

“乌木镇？”少女明眸一抬，似有星子灿灿闪光，“镇上可有家名叫‘玉祥斋’的糕点铺子？”

“那是本镇最有名的糕点铺，姑娘也听过它的名字？”

“几年前我路过此地，尝过他家的糕点，十分可口，至今不忘。”她望着孙健，笑靥在烛光照耀下愈发明艳动人，“这位小哥可否再替我买一些回来呢？”

被那样明澈似水的目光凝视着，孙健心中一热，答应的话几乎就要冲口而出。恰在这时，老父的咳嗽声又适时地响起，令他蓦然醒觉，忙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转首为难地看着少主。

肖阳还未发话，张毅赶紧趋前禀道：“少主，这女子素多诡计，现在突然要吃什么点心，恐怕有诈！”

“原来‘铁掌无敌’胆子这么小，一个弱女子吃几块点心都叫你怕成这样，传

出去岂不叫人笑掉大牙？”少女斜睨他一眼，黛眉轻巧地挑起，声音柔滑冰凉，带着丝丝嘲讽。

张毅人称‘铁掌无敌’，掌上功夫称霸一方，却不擅口舌之争，此时被这少女一激，无法反驳，顿时涨红了脸。

肖阳面色一沉，俊脸罩上了一层寒霜：“姑娘何必这样咄咄逼人，行走江湖，总是小心为上！”顿了顿，又道，“不过要吃几块点心，倒也不难。”他转首嘱咐了张毅几句，又问那少女，“想吃什么口味的？”

少女嫣然一笑，如数家珍般：“我要玫瑰赤豆糕、桂圆杞子糕、红枣千层糕、酥皮马蹄糕、水晶龙凤糕、参燕八珍糕，再泡一壶菊花茶来。”

张毅一一记下，叫上孙健一起去了玉祥斋。不过一盏茶工夫，两人就提着食盒回来了。打开盖子，里面整齐放着五色点心，分别做成了花卉禽鸟的造型，栩栩如生，玲珑精致。

少女用纤指拈起一块，轻咬了一口，满足地叹道：“果然是玉祥斋的味道！”

“姑娘要的水晶龙凤糕店里没有，想是记错了？伙计给换成了翡翠珍珠糕，姑娘尝尝味道如何？”孙健觑着那少女神色，小心翼翼地问。

少女莞尔一笑：“我想起来了，这水晶龙凤糕好像是京城‘金玉堂’的招牌点心，瞧我这记性！”

孙健忙道：“姑娘吃过的点心太多，一时记混了，也没什么打紧。”

少女眼波流转，巧笑嫣然：“你倒是很会说话。”掰下一块，细细品尝，微微点头，“这翡翠珍珠糕的味道还真不错！”不多时便把糕点一扫而光，还意犹未尽地舔着手指，笑道：“好久没吃过这么美味的点心了。”

这样的动作若换了别人，大家一定会觉得粗鄙，偏她做起来却是天真自然，还带着些许难言的诱惑。肖阳看着自己那群手下，皆是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不觉暗自摇头，这帮人在这女子手下也吃了不少苦头，怎的还是色心不改？人道红颜祸水，果真不假。

想到这儿，肖阳长身而起，朗声道：“既已吃饱喝足，大家早点歇息，明日继续赶路。今夜还是老规矩，六人一班，每班一个时辰，轮流值夜。”

众人齐声答应，各自散去。张毅安排好轮值事宜，就押着那少女，又叫四人抬着棺材，一齐送到肖阳房间。

孙健见那少女娴静优雅的举止，纯白衣袂在幽黄灯光下翩然飘舞，宛如夜色中独放的一朵雪梅，带着不染纤尘的高华，渐渐消失在楼梯拐角处，心下不觉升起惘然如梦的惆怅。

这般风华绝代的女子，怎么就成了阶下囚？她今夜还要睡棺材么？少主会怎么

对待她呢？

不忍、怜惜、心动、担忧……种种复杂的情绪在心中萦回缠搅，凌乱如麻。正颠倒错乱间，就听房门一响，却是张毅走了出来，吩咐他烧两桶热水送到少主房间。他忙答应一声，收敛了心神，跑到厨房烧火去了。

半个时辰后，孙健挑着两桶热水来到少主房中。但见烛光摇红，那少女坐在桌前，对着一面铜镜，慢条斯理地梳着一头青丝，乌发如黑瀑一般直泻到腰际，柔软顺滑，如丝如缎，甚是可爱。少主却斜靠在床头，懒洋洋地擦拭着剑鞘。

没有人说话，空气中有一种异样的沉重，令人不由自主地紧张。

孙健低着头，不敢乱看，径自将水注入屋中的大木桶。“哗哗”的水声在空寂的室内显得格外响亮，甚至有几分惊心。他不由自主地猜想待会儿将要发生的事，心直跳到了嗓子眼儿，连呼吸都乱了。

好不容易倒完水，他提着空桶出了房门，临走前终于忍不住偷偷瞟了那少女一眼。察觉到他在看她，她唇边轻轻漾起一朵微笑，似一潭碧水中盈盈盛开的白莲，说不出的清雅脱俗。

他的心重重蹦了几下，禁不住面红耳热，擦了擦额上的汗，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外走去。刚迈出门，便听到房门关上的声音，然后是那少女的一声轻笑，却是柔媚入骨，魅惑无比。

“我要沐浴了。”声音含羞带怯，却又说不出的诱人，似拒绝，又似邀请，让人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满室的旖旎风情。

孙健心跳得厉害，想走，却迈不开步，索性将桶放在地上，蹑手蹑脚地摸回窗边，从缝隙间偷偷张望。

却见那少女已经起身，将秀发松松挽起，露出如玉的脖颈，颊边滑下几缕碎发，更衬得肌肤胜雪。一双纤手放在衣带上，嫩白如葱的手指微动着，似乎就要宽衣解带，那风流宛转的妩媚，与先前所见的清丽高贵，却又迥然不同。

孙健看得热血贲张，只觉得一颗心都快跳出来了。

屋内光景越发绮丽，暧昧不明的气息开始在空气中流淌。面对这要命的诱惑，肖阳却连眼睛都没抬，俊脸沉静如水，声音更是清冷：“姑娘请便！”

“你怎么不回避？”少女微微撅起小嘴，带着三分娇嗔。

“难道姑娘还怕人看？”他漫不经心地扫她一眼，懒洋洋地问。

少女一愣，旋即慢慢勾起一丝媚笑：“肖爷要看，谁能阻止得了？”说罢，竟从容解起了衣带。

孙健不觉瞪大了眼睛，还未看到一丝春光，已有劲风扑面，“哎哟”一声，脸上挨了一下重击，眼角立即肿起，痛得他捂着眼睛蹲下身，不住地呻吟。

就听少女娇笑道：“肖爷隔山打牛的功夫越发精进了。”

孙健心下骇然，知道以少主的功力，若非手下留情，自己只怕就要命毙当场。想到此处，不觉冷汗涔涔，连忙跪下来重重磕了个头，颤声道：“多谢少主手下留情！”忍着痛，踉踉跄跄地离开了。

回屋后，孙掌柜见了，少不得追问一番。他只说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又被数落了半天，才敷了药，上床躺下。虽然刚才吃了亏，但少女的情影仍在脑中挥之不去，颠倒了半晌，方倦极而眠。

临睡前，他想的最后一个问题却是：“少主到底会不会偷看呢？”

月色朦胧，在茜纱窗下轻柔地浮动。烛光袅袅摇曳，潋潋似地晕开，像淡红的薄纱，笼着雪肤花貌，迷离梦幻不似人间。

少女绝美的容颜却暗沉若水，眉尖微蹙，心中暗恼。她已经坐在水桶里了，肖阳果然没有回避，却也没有偷看，自顾自地拿本书读了起来，好像那上面的文字，倒比她这个活色生香的美人好看得多。

她恨恨地撩着水，被袅袅水雾迷离的眼眸，朦胧中透出幽夜般沉暗的影子。

女人就是这样奇怪，你偷看她，她自然会生气，若是不看，她依然要恼。何况这少女貌若天仙，所见的男人，没有不神魂颠倒的，唯有肖阳，却始终淡淡的，不冷不热的样子，让人摸不清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玩了一会儿水，见肖阳依然无动于衷的样子，她终于忍不住问：“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肖阳好笑地抬起头，黑眸闪闪发光：“怎么，姑娘想要验证一下？”

少女倒慌得一下子滑进桶里，长发如丝，荡起阵阵涟漪，在水中轻漾着，随波拂散。

肖阳眸光变得深邃，唇边慢慢勾起戏谑的笑意：“姑娘明明害怕得要命，为何却偏要干这种玩火的事？”

“谁怕啦！”少女撇撇嘴，不服气地顶回去，但终究有些底气不足，垂下眼帘，眼睫掠影，若羞若恼，自有一种清冷别致的风情。

肖阳静静地望着她，突然轻笑道：“没用的。”一双眸子清澈如水，映出她愕然的神情，“姑娘费尽心思，不过想让我放松警惕，但，没用的！”

少女脸色微微发白，长长的睫毛轻颤着，在眼底划过暗青色的阴影，涟漪过后，依旧了无痕迹。随即，清清冷冷地笑了，像掺着雪的玫瑰，妩媚而冰冷，声音却软似云絮，带着几分轻漫的慵懒。

“肖爷为何要跟我说这些？是警告，还是——”她轻咬下唇，烟水般的眼波斜斜瞥过来，“为了掩饰你的心虚？”

肖阳眸光一凝，突然起身，嘴角勾起冰冷的弧线，一步一步走上前，捏住她的下巴，迫她抬头，沉声道：“不要挑衅我，也不要想玩什么花样，否则——”

她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他，眸中秋水盈澈，婉转流波，那时明月失色，竟要淹没在那柔波之下。

他凝视着她，黝黑的眸子深不见底。她的呼吸轻若幽兰，似有暗香萦绕鼻端。水轻漾着，波光粼粼碎碎，水下的娇躯柔软且清冷，宛如皓雪凝霜，似要融化了，微颤着，只在咫尺间。

终于，他收回手，露出一个玩味的笑，深刻而明亮。

“水已经凉了，你还想在里面泡多久？”

氤氲的水气早已散去，她打了个寒战，顿觉凉意入骨，忍不住抱紧了身子，幽怨地瞥他一眼。他唇角微扬，重又回到床边，拿书看了起来。

剑拔弩张的气氛缓和下来，一室寂静，连呼吸声都清晰可闻。沉寂中，烛花绽放时“嘶嘶”的清音，隐隐约约如细沙沉淀。

少女不敢再闹，草草洗完澡，穿好衣服，看着黑漆漆的棺材，咬了咬唇，突然道：“我不想再睡棺材。”

“那你想睡哪儿？”肖阳挑了挑眉。

“我要睡床上，”她可怜兮兮地说，眼中水雾蒙蒙，我见犹怜，“再睡棺材，我……我怕会做噩梦。”

“可以。”肖阳答应得爽快，少女倒呆住了，愣愣地望着他，却见他邪邪一笑：“姑娘想与我同床共枕，我又怎会反对？”

烛火猛然蹿升，爆开明丽的火花，映得少女脸上宛若流霞。她垂下螭首，如丝的长发滑落，半掩住娇羞的面容，眼波微流，似羞似嗔：“谁要与你同床？我睡床，你自然睡地上。”

“姑娘莫非忘了自己的身份？”肖阳面色一肃。

少女紧抿着唇，恼恨地瞪着他。她地位尊崇，又美貌无比，向来被人捧着宠着，不幸落到这人手里，竟是个铁石心肠的，半分怜香惜玉之心都无。

见她气恼的模样，肖阳嘴边扬起一抹玩味的笑：“想不到姑娘杀人不眨眼，倒会怕一口小小的棺材。怎么，杀人太多，怕那些冤魂来找你？”

“若论杀人，谁又比得上‘修罗剑’肖阳？”少女冷笑道，“昔日万竹山庄一战，血流成河，死在你剑下的巨蝎帮众不知有多少，难道你就不怕他们的冤魂找上门？”

既然扮可怜无用，她便收起了先前那楚楚可怜的柔弱模样，绝美的脸上蒙上了一层寒冰的面纱，像一株带刺的红蔷薇，纤丽、冷漠、傲然，甚至蔑然。

“巨蝎帮无恶不作，杀他们，是替天行道。只要心中正气常存，又岂惧这些魑魅魍魉？”肖阳敛起笑意，凛然道。

“你敢保证剑下就没有一个冤魂？”

少女不服气地追问，却见对方神色一变，骤然森冷的眼神，竟令明亮的烛光也瞬间冻结了一般。她暗自诧异，但被对方突然散发的冷酷气息所慑，不敢再继续挑衅。

房内安静下来，落针可闻，晃动的烛火将幢幢光影投在墙上，森然犹如鬼魅。长街上敲响了悠悠的梆子，三更夜半，冷月如霜。

肖阳站起身，面无表情地道：“天色已晚，肖某要睡了，姑娘请自便吧！”径自上床，竟真的躺下睡了。

风动杨柳摇，长长的枝条抽在窗棂上，吧嗒吧嗒地响着。遥远处，恍惚传来一两声零星的呓语，入了耳，又灭了。

少女呆坐了半天，终究没勇气上床。姓肖的软硬不吃，难缠得紧，和他同床，难保不起坏心，岂不是自投罗网？思前想后，咬咬牙，还是睡棺材罢。

躺在棺材里，却怎么也睡不着，脑海中浮现的尽些血淋淋的鬼怪，只觉得遍体生寒。若是活人，武功再高，她却也不怕，偏偏鬼怪源于心魔，心魔一起，恐惧就难以消除。

辗转反侧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开口：“哎，你睡着没有？”

“何事？”肖阳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带着清醒的冷冽，原来他也没有睡着。

少女心中一喜，便道：“咱们说会儿话吧！”

“说什么？”

“当年慕容家的大公子处处找你麻烦，要和你比武，你为何避而不见，叫人笑你胆小？”

“他不过是想争那天下第一的名头，我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可后来慕容山庄被仇人围攻，眼看不保，你又为何要去救他们？”

“我和慕容煜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朋友有难，怎能坐视不理？”

少女沉默片刻，忽又轻笑：“听说慕容公子想将他妹妹许配给你，却被你拒绝了。怎么，嫌人家长得不好看？”

“慕容烟虽不像姑娘这般倾国倾城，却也算是难得一见的美人。”

少女见他称赞自己的容貌，心中暗喜，又听他说慕容烟也是个美人，便有些不悦：“难得一见的美人都看不上，不知要怎样的女子才入得了肖爷的法眼？”

“姑娘对别人的婚事很感兴趣？”肖阳心情似乎好了不少，声音也带上了几分戏谑的意味。

“谁感兴趣啦！我只不过奇怪，像你这样的恶人，竟然还有女子愿意嫁给你？”

少女双颊微烫，好在黑暗中也看不见。

呵呵，肖阳好像在轻笑，少女越发羞恼，赌气不说话了。没过多久，就听肖阳鼻息沉沉，似已睡去。

室内一片静寂，风声突然清晰起来，拂过枝梢，窸窣窸窣，宛如檐间细雨，声声响在耳边。

少女轻吁了口气，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日被擒的情形。

满天霞光似火，烈焰般燃烧。自己中了张天化那老匹夫的化功大法，功力无法施展，又被青龙帮围攻，几个手下拼死力战，才为自己抢了匹马，刚坐上去，一直在旁观战的肖阳突然拔剑出鞘——

血阳将坠之时，刀光剑影之间，英武的身影宛如凌云九天的鹰隼，又似掠空而下的神祇，剑光一闪，她胯下那匹奔马就已四腿齐断，扑倒在地。

尘土飞扬中，她惊呼一声，从马上摔下来，却没有如预想那样落进尘埃。一双刚劲有力的铁臂接住了她柔软的身子，愕然抬头，便望进了他黝黑深邃的眼眸——

漆黑若星，幽冽如潭，温如玉，静似水，淡定而深不可测，带着抹奇异的魅力，仿佛要直直将她吸入那无边的深处……

少女脸上微微一热，忍不住又叹口气，想起了关于肖阳的种种传说，那些传说和他的人一样，神秘、可怕，让人崇拜，又令人敬畏。

据说他是张天化的关门弟子，无人知其来历，对于他的身世，张天化也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此人年纪不大，却已练成了绝世神功——灭世咒，据说拥有毁天灭地般的威力。张天化曾多次称赞他是不世出的练武奇才，将一身绝学倾囊相授，现已隐然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他出道不久就闯出了赫赫威名：血战天地盟、计擒笑面狐、单挑江东四虎、义助慕容山庄……他的众多传奇事迹，是江湖人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追命修罗”的名号早已不胫而走，在近两年的“武林榜”上，“修罗剑”也已稳居榜首。

少女怔怔地想着，经过几日的相处，越发觉出此人的可怕。虽然她费尽心思想要找出他的弱点，但他总像寒潭那样深不可测，又似浮云一般难以捉摸。她没有把握能从他手中逃走，没把握的事不值得尝试，因为只会徒增对方的疑心和戒备。

但，总会有机会的，再锋利的剑也有折断的时候。

只要用对了方法！

少女嘴角一扬，胸有成竹地笑了。